



## 滚烫

■郑茂琦

《大漠剪影》中连长和排长之间使命和信仰的传递,让我想起作家高满航在小说《爸爸星》里讲的另一个故事。一个新兵在坑道里待久了,濒临崩溃的边缘,胸闷、头疼、眩晕,时时想要冲出去。老班长耐心地疏导他,为他解压。之后的一个早上,在原本应该“开”出一扇窗户的墙壁上,挂了一幅可升降的太阳画。老班长变戏法一样,给他“升起”了一轮火红的太阳。

后来,老班长要退伍了。他18岁进山,一待就是16年。怀着留恋和不舍,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夜里,他在山石上刻下“我无名国有名,以无名铸有名”12个字。许久后,当战友们发现那些字时,老兵早已解甲归乡。

在部队里,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。亦如《一盏马灯》《山的气息》中那些承载着厚重情感的记忆,即便过去几十年了,仍像发生在昨天一般。诗人说,当兵的人“总有一团篝火在记忆里飘摇/照亮荒原的夜空/映红年轻的脸庞/冰凉的未必冰凉/滚烫的依然滚烫……”



本版插图:陆千波  
插图制作:王凤



## 长征

第5945期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一天,我到一家军队干休所采访“老边防”梁英才,发现他家卧室的墙壁上,挂着一盏老式马灯,看上去与室内陈设极不协调。

梁老的老伴打趣说,自打老头子回到内地后,这盏马灯就再没点燃过。可老头子却拿它当宝贝,隔几天就拿下来擦拭一番,还捧在手里左右端详,像欣赏宝贝似的。

见我对这盏马灯好奇,梁老便将马灯从墙上摘下捧在手中,意味深长地对我说,它可是立了大功啊——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,26岁的我担任了连指导员。暮春的一天早上,尚未吹起床号,通信员便将我推醒,通知我到团部接受一项紧急任务。

当我快步赶到团部时,团长已在那里等我了。团长告诉我,根据气象预测,今年天池冰面解冻可能要提前。他随即命令由我带队,以最快的速度将山上伐下的木材,用马匹通过天池冰面运到对岸,为战备施工备足木料。

当我带领两个排的兵力赶到天池边,才发现作业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这次要往山下运送的木材,都是6至10米长,粗得一个人人都抱不过来的松木。近似原始的运输方式,是在木材的一头钉上数个铁钎,用绳索系牢,套上马匹拖过冰面。要将堆积如山的木材全部运到天池对岸,至少需要

## 一盏马灯

■薛培政

一个月。

当运输进入后期时,我们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:随着气温逐渐升高,天池出现了解冻的迹象。放眼望去,湖面上的裂纹清晰可见,并不时发出阵阵冰裂的声音。

天池平均水深数十米,最深处100多米,因属高山湖泊,水温较低,假如人或马匹不慎坠湖,几乎没有抢救的可能。

任务紧急,情况突变,请示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停止运输,剩余的木材只能等到冬季封冻时才能运出,势必会影

## 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高原的风很清,清得像一块水晶,无论置身山巅还是身处山谷,都能看见它的影子,有时它携着原野跑,有时它携着河流跑,有时它携着羊群跑。

海拔4500米的黑河兵站,是藏北高原有名的风雪驿站。那些年,冬季车队收车了,寂寞的兵站官兵常常围坐在一起侃大山。但没过多久,大家的故事泉就干涸了,笑话林枯萎了,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新的话题。于是,他们对着雪山大喊,山谷回荡,余音不绝,以此制造些许原始的欢乐。

一天,新兵小严捡回一只受伤的



响战备工程的进度。若是按照原来的运输方式作业,造成伤亡怎么办?我心急如焚,在湖边踱来踱去,虽有寒风吹过,仍感到身上一阵阵燥热。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我决定利用夜间气温低、天池冰面相对牢固的时机,组织开展夜间作业。

夜幕渐渐降临,呼啸的寒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。漆黑一片的冰面上,别说战士难以行进,就连拉木头的马匹都扭动着身子不愿前行。

见此情景,我瞬间做出第二个决定:由我提着马灯走在前面开路,大家

## 大漠剪影

■高满航

想,自己之前领受任务时,是不是忘了什么细节,所以才导致没能正确理解连长意图。

“当然讲评,”连长斩钉截铁地说,“就在这里。”

排长恍然大悟。他这时才记起,连长无数次说过:“千金难买实弹发射的机会。”言犹在耳。排长清楚,此刻,正是连长求之不得的“机会”。排长立即集合全连官兵跑步带到发射场。

“今天,咱们以复盘代替讲评。”连长站在朝晖里慷慨激昂。

连长所说的复盘就是把实弹发射的流程再走一遍。当然了,这个流程不是指挥部的流程,也不是整个演习的过程,而仅是一个发射车从头到尾进行实弹发射的演练程序。这是他们整日在营区的训练大棚里练的,也是昨天发射实弹的标准流程。今天在这里,不同于模拟装备的训练,也不同于带弹的真实发射,而是真枪实弹背景下的操演。

“徐冬!”连长点将。

“到。”排长听到连长呼自己名字,立即出列,跑步到发射车旁。

连长随后又点了两名军士和一名干部。待4人到齐后,连长郑重地宣布:“现在,由你们4人临时组成发射班组,遂行此次实弹发射任务,有没有信心?”

4人异口同声地坚定回答:“有!”

官兵算是全看明白了,在这个临时抽组的发射阵容里,其他3人都参加了昨天的实弹发射,而唯一变化了的排长恰恰替代的就是连长。这不是明摆着吗?连长用这种方式宣布,他要接接力棒交给排长。

“准备发射。”连长下令。

“准备发射。”各号手重复命令,并迅速进入发射流程……

走完一遍完整的流程后,其他3人都得到了表扬,偏偏是被连长委以重任的排长挨了批,说他动作不规范。其他3个岗位换了人,排长继续。又一次演练流程结束后,排长再次挨了批,

连长说他这次时间卡得不准。开始一次两次,排长没得说,谦虚接受意见,积极改正提高,可是,当他走了十来遍流程依然被连长严厉苛责时,就开始闹起情绪,先是闷声不说话,接着脸上露出抵触的神色。

太阳越过头顶,又慢慢地朝西边沉去。官兵都已带队回营,发射场只剩下连长和排长。

这时,连长仍旧死死地盯着排长单独走流程。他们二人,一个喊口令,一个做动作,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发射流程。排长在一遍遍竭尽全力,他知道自己必须力争做到完美。上一次,排长作为指挥员,就因为一个口令喊错,被连长要求重喊了一下午。这回,已经到了实弹发射阵地,连长却以“不细致”为由,剥夺了他望眼欲穿的打实弹机会。他嘴上不说,心里却憋着气。

连长知道,第一百枚导弹命中目标,对发射连而言不能说是圆满结局,而是新的起点。老型号导弹退役,新型号导弹列装,他多希望亲自发射刚刚接收的新型号导弹,可是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他不得不离开发射连。他要走了,最是希望把接力棒交给比自己更优秀的接班人。

连长看着气喘吁吁的排长,想起几年前的自己。那时候,他也误解了自己的老连长。几年后,他心里却装满对老连长的感激。

荒漠里起了风,吹冷了连长和排长,也吹偏了太阳,愈往西去。

夕阳照来,把他们的身影扯得很长很长。

“徐冬。”连长喊。

“到。”排长答。

“准备发射。”连长下令。

“准备发射。”排长重复之后,又一次跑向发射射手的站位。

……

风越刮越大,直吹得沙飞草晃。茫茫荒漠,唯有连长和排长映在地上的剪影清晰鲜活。

雪雀,先到炊事班找了一个盛菜用的铝盆,然后把雪雀放在地上,用铝盆扣住,并找来一根竹筷子规律地敲击着盆沿,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奇迹发生了,取掉铝盆,小严看见雪雀的头轻轻地动了一下,随后翅膀也伸展了几下。小严见状赶紧把雪雀捧回宿舍,给它喂水和食物。没过几天,雪雀再次活了过来。

经历过雪雀抢救事后,小严开始反省自己的喂养方法,是不是雪雀早就厌倦了鸟笼里的生活……不得不承认,这里的孤独是透明的,周围没有树木,没有露水,也没有它的同伴。

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小严将雪雀放生了。

雪雀是有灵性的,也许感知到小严的寂寞,它在空中飞了一圈,竟然又飞回兵站。之后,它再也没有飞向雪雀世界。

有一天,听着雪雀欢快的叫声,小严突然想起一件事情,那就是雪雀还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思来想去,小严给它取名乐雀,并把这两个字刻在一块石头上……

细观察了现场情况后,回到队伍前做出了第三个决定:原地进行短暂休整,备足两天的干粮,准备翻山绕道返回营区。

“指导员,咱们昨夜不是才从冰面上过来吗?这回又是轻装返回,不会出事的!”几个老兵劝我。

“您看俺们都累成这样了,为啥有近道不走,非要绕远路自讨苦吃呢?”有的战士也发火了牢骚。

……

在稍作休整、备足干粮之后,我向着队伍下达了命令:“同志们,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,团首长在等待着你们安全返回。现在湖面上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,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盲目蛮干,做无谓的牺牲,我必须把人员、马匹一个不少地带回营区。开进!”

两天后,当我站在营区门口,看着所有人员和马匹安全进入营区后,竟一头晕倒在地……

若干年之后,当那些身处天南地北、已是子孙满堂的老战友,偶尔与我见面或电话联系时,总少不了提起这档子事,都认为我当年提着马灯在前面开路,颇有些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豪情。

“其实,当时我也后怕。上有年迈的父母,下有即将分娩的妻子,倘若我那夜掉进湖里,对他们的打击可想而知。可是,想想担负的任务,再看看身边的战士,作为指挥员,我别无选择。所幸的是,我把他们一个个安全地带回来了……”

抚摸着那盏马灯,诉说完这段往事,梁英才微眯的眼里充满了笑意。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最近,我经常梦里回到那个大山沟,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拉歌,看他们训练出操,喊着响亮的口号“一二三四”……虽然离开老部队已经30多年了,但那段记忆一直留存在我的内心深处。年龄越大,竟越来越清晰。

我们的老部队就驻扎在太行山脚下一条几十公里长的大山沟里。那里鲜有林木,多是石头。山顶上有几十户农家,村子跟着石头山就叫“石门村”了。从几十公里外的城市进到山里来的路,是几代官兵用小石子和沙子掺在一起垫起来的。路面很窄,不但九曲十八弯,还沟沟坎坎的。所幸当时汽车很少,进出的车辆都是部队调度掌控的,否则这样的路根本错不开车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后勤部队条件也很艰苦,生活上缺乏足够的补给,各个连队都有自己的菜地,种应季蔬菜,养猪、养鸡来补充生活所需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兵无论是排队训练,还是种菜帮厨,看上去都是一个标准,干净利落,爬高爬低低抬着上。能干、苦干、实干、会干,成了贴在这支部队官兵身上最鲜明的标签。看着他们,我能感受到这支部队就像是积攒了无数的能量,只需需要时就会瞬间迸发出来。

那是一个八一建军节的晚上,按照惯例,大家在机关食堂会餐,接着在礼堂举办联欢晚会。突然广播响了,只听到当日值班员在紧急呼叫值班班首长。很快消息传来,原来是部队水泵房的管道爆裂了。这可不是小事。修水泵是个不小的工程,那个地方我去过,要翻山越岭不说,水泵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,肯定要耗费人力物力的。所以,我请求团长让军人服务社派员准备所需物品,随队前去支援保障。

## 山的气息

■郭月琴

那天,卡车先把我们送到水泵房附近,又马上返回去执行夜间收发任务。抢修过程如火如荼地持续了五六个小时,破裂的管道终于被换好了,大家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水泵房在山下,我们需要爬到山顶后,再下山才能回到部队营区,路着实不近,路况也不好。卡车一路开得很小心,可就在一段陡坡,驾驶员一拐弯,突然车停下了,两个后轮子戏剧性地悬在了半空中。忽悠悠一晃,车上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坐在副驾驶上的团长,当即跑到稍近一些的一号哨所去打电话。又过了个把小时,车队派来3名技术好的老司机观察现场。老司机打着手电筒仔细观察几圈,简单商量后,决定由其中一名驾驶员上。团长问他:“你有把握吗?”这名老司机兵想了想,停顿了一下说:“报告首长,我能行!”这时候,团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“你来开吧,我坐你旁边。”

虽然这位司机看上去镇定自若,但借着手电光,我还是看到了他额头细细密密的小汗珠。当时每个人都感到紧张极了,我甚至用手捂上了眼睛,大气也不敢出一声。只听见车子“轰隆隆”发动后,“嗡嗡”地交替响了一两分钟,然后卡车忽地一下,两个后轮就像被一个空中大吸盘吸住了一样,安全地开上了路面。当老兵从驾驶室跳下来时,在场的人全都冲上去抱住了他,高兴地喊着:“你太厉害了!”老兵,你真行!

下山的路上,已经渐渐平静下来的我问老兵:“你怕不怕啊?”他笑着说:“郭姐,当兵前有恐高症,这些年在大山里待久了,上山山下白天黑夜地跑,苦吃多了就什么也不怕了,几年下来什么症都好了。”

这位老兵的话里有苦也有甜。突然间,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爱上这里的原因,谁不愿意天天和这样一群有朝气、有热情、不怕苦、敢冲锋的人在一起呢。这就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。也恰恰是大山的雄浑、艰苦和闭塞,造就并磨砺了官兵那种甘于平凡又能打硬仗的精神特质。

后来离开那里,始终有一份浓浓的亲情让我牵绊记挂。每当我看到了那些“00后”战士时,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。他们无论是执勤站岗,还是在操作现代化装备,动作依然那么干净利落,青春的脸庞上,依旧洋溢着自信光芒和血色阳刚。